

常规 TACE 术联合 RAD-p53 动脉灌注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初步研究

莫永祥 徐校成 邵国良

肝细胞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,病程发展迅速,患者就诊时往往已属中晚期,绝大多数已失去手术机会^[1-2]。肝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(TACE)因其疗效确切、微创、简便,目前已成为治疗原发性肝癌的有效手段之一,尤其作为中晚期肝癌的首选治疗措施得到了广泛认可,但离彻底根治肿瘤还很遥远。研究表明抑癌基因 p53 是一种抑制肿瘤的基因,是细胞内关键的“看家基因”,可影响多种基因的表达,调节细胞生长,防止细胞癌变。近年来,人们在探索用抑癌基因 p53 治疗恶性肿瘤。经我院伦理委员会讨论并同意,我科使用重组人 p53 腺病毒(RAD-p53)注射液动脉灌注联合 TACE 治疗中晚期肝癌,现对其安全性及近期疗效作初步分析。

1 资料和方法

1.1 对象 2005 年 4 月至 2008 年 5 月,本科收治中晚期肝癌 62 例,其中经穿刺活检证实为肝细胞肝癌 21 例,其余 41 例均经影像学诊断和 AFP > 400ng/ml,并有慢性乙肝病史或乙肝病毒标志物阳性表现。治疗前对患者进行告知,并签署知情同意书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。治疗组 28 例,其中男 19 例,女 9 例,年龄(48.25 ± 11.25)岁;经影像学检查提示为巨块型 5 例,结节型 23 例,其中门静脉分支有癌栓者 12 例。对照组 34 例,其中男 24 例,女 10 例,年龄(49.15 ± 10.76)岁,巨块型 7 例,结节型 27 例,其中门静脉分支有癌栓者 15 例。两组患者性别、年龄、肝功能 Child-Pugh 分级、肿瘤类型、肿瘤大小、肿瘤数目、门脉癌栓等情况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(均 P > 0.05),治疗前血常规符合化疗要求,无明

显心、肺、肾功能异常,且均未经过其他治疗。

1.2 方法 治疗组患者先行经皮股动脉或左锁骨下动脉穿刺药盒埋植术,根据 DSA 造影情况,在 X 线电视监视下将导管头置于肿瘤供血动脉内,然后在皮下埋置经导管药盒系统(PCS)。根据肿瘤大小、数目、中心液化坏死情况,选择单个肿瘤直径 ≥ 5cm 或数目 ≥ 3 个同时中心无明显液化坏死者用 RAD-p53 注射液 4 支(每支 2ml,含 1 × 10¹² 腺病毒颗粒,深圳赛百诺公司产品,批号 20070901);单个肿瘤直径 < 5cm,肿瘤数目 < 3 个或坏死明显者用 RAD-p53 注射液 2 支。RAD-p53 注射液于使用前 10min 从 -20℃ 保存的干冰箱中取出,融化后用 0.9% 氯化钠注射液 20~50ml 稀释,经 PCS 灌注,15~30min 注完。48~72h 再经 PCS 行 TACE 术,灌注药物为 5-氟尿嘧啶(5-FU)0.5~1.0g、奥沙利铂(OXA)150mg 或顺铂(DDP)40~80mg,然后将吡柔比星(THP)30mg 或丝裂霉素(MM-C)8mg 与 10~30ml 超液态碘化油混合,在 X 线电视监视下缓慢注入。对肿瘤较大、门静脉无明显癌栓者,30ml 碘化油注射完毕病灶供血动脉血流仍快,再用明胶海绵颗粒(直径约 1mm)阻塞其血管,直至其血流减慢。TACE 术后用少量 0.9% 氯化钠注射液冲洗,最后用 5ml 稀释肝素封管。对照组行单纯 TACE,药物种类、剂量及方法与治疗组相同,两组均 1 个月后重复 1 次,术后除一般对症处理外,均未再进行其他抗肿瘤治疗。

1.3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判标准 观察患者注药后 1h 的反应和 1 周内的胃肠道反应(每天恶心、呕吐 ≥ 3 次并持续 3d 或 3d 以上);栓塞后肿瘤性发热(栓塞后第 2 天起,口腔温度 ≥ 38℃ 并连续 3d 或 3d 以上,排除其他因素所致发热);1 周肝功能异常(表现为总胆红素、ALT、AST 由原来正常变为异常升高,或原来异常变为

作者单位:311200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介入科(莫永祥),肿瘤内科(徐校成);浙江省肿瘤医院介入科(邵国良)

进一步升高);1周血白细胞数下降(白细胞总数或中性白细胞数较术前下降20%或以上);术后3个月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、肿瘤大小变化、肝功能Child-Pugh分级变化、血白细胞数下降、生活质量的Karnofsky评分(KPS百分法)等指标。介入治疗前后均行增强CT或MR检查,疗效按WHO的标准分为完全缓解(CR):所见肿瘤完全消失并至少维持4周以上;部分缓解(PR):肿瘤病灶的最大径与其最大垂直径的乘积减少50%以上并维持4周以上,无新病灶出现;无变化(NC):肿瘤两径乘积减少50%以下或增大25%以下,无新病灶出现;进展(PD):肿瘤两径乘积增大25%以上或出现新病灶。

1.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.0统计软件,两组间比较采用 χ^2 检验。

2 结果

2.1 疗效 两组患者均无CR,治疗组PR 18例,NC 8例,PD 2例,有效率为64.3%;对照组PR 12例,NC 13例,PD 9例,有效率为35.3%。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$\chi^2=0.042, P<0.05$)。

2.2 两组副作用比较 治疗组5例在注入RAD-p53时出现寒战,随后体温升高,其中3例39℃以下,2例达39℃以上,持续时间5h左右;10例注药后1h出现寒战并体温逐步上升,8例39℃以下,2例达39℃以上,持续时间1~5h,使用消炎痛肛栓后体温均下降至接近正常。治疗组术中及术后1h寒战发热发生率为53.6%,对照组患者术中及术后1h均未发生寒战发热,两组寒战发热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$\chi^2=73.224, P<0.05$)。两组患者术后1周内均有乏力、肝区不适;发现胃肠道反应治疗组12例(42.9%),对照组15例(44.1%);栓塞后肿瘤性发热治疗组20例(71.4%),对照组24例(70.6%);1周肝功能异常改变治疗组23例(82.2%),对照组28例(82.4%);1周血常规改变治疗组14例(50.0%),对照组18例(发生率52.9%),上述反应及变化两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(均 $P>0.05$)。

2.3 术后3个月血白细胞变化 白细胞数下降治疗组12例(46.5%),对照组22例(64.7%),两组间白细胞数下降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$\chi^2=6.709, P<0.05$)。

2.4 术后3个月肝功能Child-Pugh分级及KPS评分变化 肝功能Child-Pugh分级下降治疗组5例(17.9%),对照组13例(38.2%),两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($\chi^2=6.540, P<0.05$)。KPS评分上升治疗组21例(75.0%),对照组14例(41.2%),两组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($\chi^2=9.597, P<0.05$)。

3 讨论

p53基因是迄今发现与肿瘤相关性最高的基因,人类50%以上的肿瘤与p53基因突变有关。在肝细胞肝癌中,p53基因的结构与表达异常非常常见。而野生型p53基因导入肿瘤细胞后,可以通过调控下游靶基因的表达,或直接激活凋亡信号途径,诱导肿瘤细胞凋亡;也可以通过上调新生形成抑制因子thrombospondin-1的表达^[9],或下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,抑制肿瘤内新生血管的生成,导致肿瘤组织局部供血障碍而发生坏死;此外野生型p53基因还可以调节机体免疫反应,并通过“旁观者效应”广泛杀灭肿瘤细胞^[10]。应用复制缺陷型重组腺病毒为载体的p53基因替代疗法在肝癌动物模型实验中得到了较好的疗效,为此,我们将p53基因应用于不能手术的中晚期肝癌的临床治疗研究,结果提示在TACE基础上联合应用肝动脉灌注RAD-p53治疗中晚期肝癌,通过对肿瘤细胞直接的杀伤或诱导其凋亡的作用,也可以通过其分泌的细胞因子增强机体因化疗减退的免疫功能,来达到一定的疗效。

本文联合治疗组的有效率(64.3%)显著高于单纯TACE组的有效率(35.3%),联合治疗组的瘤体缩小情况、血白细胞和肝功能Child-Pugh分级变化、KPS评分升高等情况均优于对照组;但注入RAD-p53也存在明显的副作用。其中一过性自限性发热^[11]是主要的不良反应(部分病例为高热)。Makower等^[12]报道,临床应用RAD-p53尚可引起肝损害、贫血、感染及心脏损害等副作用,另外其他学者报道偶见有恶心、胸闷、腹泻等不良反应,但本组患者尚未发现类似副作用。一般以上症状短期内能自行缓解或经过对症处理后好转,其他远期副作用有待继续观察。

RAD-p53抑癌基因治疗常用的方法包括经皮肿瘤瘤体内穿刺注射^[13]和经导管动脉血管内局部灌注^[14-15]。两者互有优劣,具体选择目前尚无标准。我们认为经皮瘤体内穿刺注射直观、简便,但实现的基因转导多数情况下局限在注射部位,激发局部抗肿瘤反应,而对全身的影响相对较小,基因转染率不高,而且对于多发、细小的肿瘤结节或有穿刺困难的部位不能逐个穿刺注射。通过对肿瘤供血血管的选择性灌注,可以达到较高的转染率。因此在原发性肝癌或转移性肝癌的基因治疗中,血管途径应用最为广泛。

4 参考文献

- [1] Yuen M F, Chan A O, Wong B C, et al. Transarterial chemo- (下转第721页)

(上接第 652 页)

- mbolization for inoperable,early sta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patients with Child-Pugh gRAde A and B: results of a comparative study in 96 Chinese patients [J]. Am J Gastroenterol, 2003, 98(5):1181-1185.
- [2] O'Suilleabhair C B, Poon R T, Yong J L, et al. Factors predictive of 5-year survival after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inoperabl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[J]. Br J Surg, 2003, 90(3): 325-331.
- [3] Lawler J, Miao W M, Duquette M, et al. Thrombospondin-1 gene expression affects survival and tumor spectrum of p53-deficient mice [J]. Am J Pathol, 2001, 159(5):1949-1956.
- [4] Frank D K. Gene therapy for head and neck cancer [J]. Surg Oncol Clin N Am, 2002, 11(3):589-606.
- [5] 韩德民, 黄志刚, 张伟, 等. 重组人 p53 腺病毒注射液治疗喉癌的 I 期临床试验及追踪观察[J]. 中华医学杂志, 2003, 23:2029-2032.
- [6] Makower D, Rozenblit A, Kaufman H, et al. Phase II clinical trial of intralesion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oncolytic adenovirus ONYX-015 in patients with hepatobiliary tumors with correlative p53 studies [J]. Clin Cancer Res. 2003, 9(2):693-702.
- [7] 官泳松, 孙龙, 周翔平, 等. 重组人 p53 腺病毒基因局部注射联合肝动脉化疗栓塞治疗原发性肝癌[J].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, 2005, 13(1): 125-127.
- [8] 朱光宇, 卢勤, 滕皋军, 等. 经导管动脉注入脂质体介导的 p53 基因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[J]. 介入放射学杂志, 2007, 16(2):109-114.
- [9] 陈世晞, 陈骏, 徐卫东, 等. 动脉灌注 p53 基因治疗晚期肝癌的初步临床应用[J]. 介入放射学杂志, 2007, 16(2):127-132.

(收稿日期:2008-11-17)

万方数据

